

# 父亲的田园诗

● 李雪莲

十年前，父亲从商场和城镇的经营中毅然回到村里。放眼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”的土地，土地在父亲的眼里虽然不是黄金，却闪烁出金黄色，泥土抓在手里，攥紧在手心里，让他感到了涌遍全身的力量；张开五指，泥土瀑布般缓缓撒下，好像撒下了种子。他相信，即使种下沙子，也会长出金子银子。

父亲像一个经历了千寻万苦的寻宝人，猛然调头，看到了藏宝库房的大门，看到了自己苦苦追寻，上下求索而不得的机遇，激动、冲动，他要破釜沉舟，倾其所有，借、贷、赊、挪，以转让租赁的方式一下子得到了近千亩土地。

父亲得到了土地，却不急于耕种。他要把“这片”土地耕种成“这一片”土地。父亲与土地日夜厮守，形影不离、心有灵犀。

父亲和土地的关系正如定了亲、结了婚的夫妻一样，但不急于生子。这片近千亩的土地，在父亲眼里是一个“人”，在心上还是一个“人”。他认为，你把土地放在心上，土地才能把你扛在肩上。土地给人产出吃的，土地也和人一样要“吃”东西。需要用鸡粪猪粪施地养地，雨水、湾水、沟水润地。

土地不但养育人，人也要养育土地。种地，先要养地。父亲把土地看作了人，他像呵护儿女晚辈一样侍弄土地，又像孝敬父母长辈那样厚养土地。他甚至能听到土地的声音，土地的说话。土地会告诉他，该耕地翻地了，该种了，该施肥了，该上水了，该收获了。

父亲把豆桔、麦桔、杂草、玉米桔堆放在地垅间风化腐烂，变作肥料，强地、肥地。种地，先要养地。他要用土杂肥、农圈肥、鸡粪、猪粪沤肥，甚至用豆饼、花生饼、煮黄豆喂养土地。

一年，两年，三年，父亲并没有展开大规模的种植，只是埋头默默地养地、肥地。近千亩土地没带来

多少收入，一年年亏损。村里说什么风凉话的都有，说他不是种“吃”也不是种“喝”，一天天、一月月、一季季、一年年地在种“罪”、种“穷”。父亲却不气不火，不急不躁，也不反驳争论，沉着自信，埋头按照自己的路数来种自己的地。他相信自己的土地，相信自己对土地的真情实意，一定会换来土地的真情回报。

他看到了土地变做绿色的金子，碧绿的银子，土地成了聚宝盆，聚宝盆长出了摇钱树。一个农民梦想和缺少的、需要和希望的所有，都在“这一片”土地上。

父亲要种茶，在自己的土地上种“喝”，在北方的土地上大规模种茶，种出好茶，种出名茶，让乡亲们品尝到自己的土地上种植、生长的“喝”。

父亲细心养护的“这一片”土地，就是为种茶准备的，自己耕地翻地，厚养土地，不单为种“吃”，就是要种“喝”，已经为种茶做好了准备，为种“喝”做好了准备。

转眼十年过去了，父亲在“这一片”土地上植茶，茶垄间种粮，畦菜，田埂上栽花、植树，在土地的边角堰沟养鸡养鸭养鱼养蚂蚱，父亲的土地像一个魔方，要什么有什么，茶粮、瓜果；种什么长什么，茶叶、银杏、湘竹、樱花；长什么丰收什么，白菜、萝卜、地瓜、葱韭姜蒜、南瓜茄子豆角；丰收什么卖出了什么，主产品茶叶从来都是供不应求。

父亲像神笔马良，在自己的土地上尽情尽意、尽心尽力地画着自己的内心。土地成了父亲的诗笺，不但写出了经济效益，还写下了景观效益；不但写出了传统土法种地，还写出了科学管理，循环经济。

父亲的“这一片”土地成为海青镇的一个种养加工、科研销售的新型农庄，一座多姿多彩的农民庄园，一片多花多果的有机生态园，美丽乡村的样板。

一年四季，四季常青，四季花开，四季结果。十年过去，父亲把地种成了田，把田养成了园，用的是心血、汗水，父亲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田园诗人

# 难离的家乡

● 超平

父亲去世后，母亲一个人在莱西老家生活了十多年，现在已年过八旬，去夏今春大病两次住院二十多天，平时小病更是不断，是村卫生所的常客。然而，到了这样的地步，母亲仍不肯跟儿女进城，一是不适应城里的环境，二是舍不得田土山林，离不开朝夕相处的乡亲们。因此，我们对母亲的牵挂越来越重，担忧日益增多。

那天，我和弟妹商量决定把母亲接到身边来。三人一同回了老家，母亲心花怒放，把所有好吃的都拿出来，午餐也异常丰盛，其中有烟土鸡、米酒蒸土鸡蛋。

吃饭时母亲有说有笑，问了我们的工作生活和孙儿孙女的情况后，又说了村里不少的新鲜事，谁家盖了新房，谁家儿子考上了大学，谁买了小汽车等等。我们很难插上话，只能静静地听。饭后，母亲收拾完碗筷，大家围坐在饭桌前喝茶、吃花生。我切入主题了：“妈，您年纪这么大了，身体也越来越差，一个人在乡下，有个三长两短都没人知道，实在是让人太担心了，跟我进城过日子吧。”

母亲回答说：“我不去。城里有什么好，冬天冷得要死，夏天热得受不了，空气也不新鲜，整天待在牢房一样的家里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，烦闷得很，不像在村里，可以种菜、养鸡鸭，和大家嘻嘻哈哈聊天，赶起集来也是一伙一伙的，没事可以东家走走，西家串串，有事互相帮忙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自由得很。”

弟弟接着说：“妈，我那里是县城，连着农村，环境和村里差不多，不远的地方也有个集市，您如果要栽菜，我还可以给您租一块地，到我那里去过日子吧。”母亲摇了摇头说：“你不要哄我。现在的县城，其实和大城市没有多大的区别，人多、车多，到处是高楼；说租块地种菜，这租金不是钱？农家肥哪里来？我这里有现成的，你这是脱了裤子放屁，根本没有这个必要。我不去。”

妹妹走上前去，给母亲的杯里加满茶，笑吟吟地说：“妈，我婆家是农村，可我口子在镇里的集市上租了一间店面搞饮食，您去我那里，帮我洗洗碗筷，切切菜，也算是减轻了我的负担。再说您做的红烧

鸡块这么好吃，还可以露一手，有可能客人吃了都不想走呢！”母亲听了，脸上生出得意的神色，她说：“女儿就是嘴甜，还会给我戴高帽子。说老实话，你那里倒是比较适合，可你是搞饮食做生意，要赚钱，我这个人的形象别人看了就不舒服，恐怕会把客人吓跑；我的红烧鸡块在家里在村里还马马虎虎，到了真正的桌面上是会倒架子的。我长期住在你那里，你的公公婆婆难免会产生一些看法，影响你们之间的关系。我还是待在家里好。”

就这样，不管怎样做工作，母亲就是不答应。最后我们有些生气地问母亲：“妈，您这样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”母亲回答得很简单、很轻松：“不用担心，到时我会告诉你们。”

九个月后，母亲突然叫我们三个姊妹回去，这回她开门见山地说：“现在我的身体确实不行了，需要人服侍了，不过你们那里我都不去，我要去村里的养老院，费用由你们分摊，儿子百分之四十，女儿百分之二十。”听了母亲的这个选择，我们不由得大吃了一惊，也一致反对。

母亲看出了我们的心事，反而做起我们的工作来：“我知道，你们不让我去，是怕别人说我有儿有女还进养老院，骂你们不孝、没良心，名声不好听，其实这都是不了解情况。你们去看看，村养老院里，局长、科长、大老板的父母都有，他们这样做，是顺从父母的心愿，让父母过得舒心快乐，能多长几年命，这才是最大的孝心。再说养老院这么近，大多数都是同辈的乡亲，熟悉，说得话来，吃得好，睡得好，有病能得到及时的治疗。你们别多说，就这样定了。”我们知道，母亲是一个倔强好胜的人，她的决定，我们是改变不了的，于是只好说：“既然这样，那就先试试吧。”

第二天，我们把母亲送进养老院，心里总有一种难言的滋味，可母亲却是乐呵呵的，面对迎接的鞭炮和院里的老人们，母亲满脸笑容，和熟悉的乡亲打着招呼，像是一位凯旋的功臣。临走时，我们哽咽着，对母亲是千叮咛万嘱咐，并保证常常会来看她。母亲平静地说：“你们不要担心，好好工作，我在这里一定会过得很好的。”停了一下，母亲又说：“不过有一件事你们要记住，我走了以后一定要葬在村里的公墓区，那里风景好，我熟悉，连着自家的自留山，也看得到自家的田土和房屋。”



征文作品选登

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指导  
青岛市文联、青岛日报报业集团主办  
青岛市作家协会、青岛市文学创作研究院、青岛早报承办

# 行李(外三首)

● 丁举华

十一回家看父母的行李很满  
里面装满了我的孝心  
回程的行李很重  
里面塞满了父母的关心  
过安检时让我打开行李  
圆的是茄子，长的是北瓜  
还有一头一头剥好的大蒜  
工作人员忍俊不禁  
我也尴尬不已  
我能想到老娘剥蒜时的喜悦  
也能想到老爸坐在旁边回忆青春时的暗喜  
人老了，最念叨的就是儿女  
我都老大不小了，还被八十多岁的父母惦记  
这是另一种言不由衷的喜悦

# 生花生

每年初秋  
只要菜市场有卖生花生的  
我总要买两三斤  
放到阳台上  
每天都剥上十个八个吃  
从最初刚出土到半干  
花生在唇齿间咀嚼出层次不同的味道  
这个癖好不是我独有  
我发现好多人都有这个习惯  
这不就是在回忆小时候  
去地里偷挖花生的味道吗?  
这不就是登梯子上房吃晾晒的花生的味道吗?  
小时候的记忆刻骨铭心，如影随形，一生附体

# 月饼

想起小时候八月十五  
一家人围切一块月饼  
每人到手的只是一小角  
捧在手里，舔着手指，望着明月  
现在好希望有七八个娃  
每一个孩子月饼分二斤、水果分一筐  
现在吃不动、喝不动是真心话  
那时的父母是在撒谎

# 枣雨

父母在  
家乡的风景是最美的  
兄弟姐妹聚在一起  
母亲只看着我们吃  
而父亲坐在儿女当中  
把脸喝得通红  
门口的那棵枣树结的果实真多  
打枣的杆子很长  
邻居的孩子们也来捡枣  
“下枣雨啦！下枣雨啦！”  
乡下的枣是不分你我的

来稿要求 1000字—  
1500字左右，内容要有细  
节、有故事、有真情，而且  
一定要原创，题目、角度、  
文体均不限。

投稿邮箱：  
zaobaofukan@126.com



扫码关注  
“文化青岛”